

榕树下

半夏

cruel summer

方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半夏

cruel summer

方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半夏 / 方平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2

ISBN 7-201-04957-7

I. 半...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444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字数: 280千字 印数: 1-12,000

定 价: 19.80 元

自序

2004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我35岁了。

我的身体在这一年出了一些故障，先是胃，然后是颈椎。被透支的身体开始对我进行系统性的清算，因此我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看病和调养。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电饭煲煲粥，下午再去游泳。生活非常有规律。

我戒了烟，极少喝酒。

我看书，思考，站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远眺。

2004年，我写了这部《半夏》。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好迎来了我的第三个本命年。我希望在我的本命年里世界和平、国泰民安，自己也能够顺利一些。

在《半夏》快要完成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我正在写书的消息。他听了后，非常高兴。

这本书献给我的爸爸妈妈，我只愿他们健康、长寿。

2004年11月22日

于北京科技大学

我的手

对这个世界的全部企图

只是一盒火柴

My hand! All my attempt to the world is just a box of match

第1章 1

肖楠静静地靠在座椅上，脸上的平静仿佛是幽谷里的潭水，有微微的意外。

第2章 17

周越或许还算得上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这一点从他不喜欢别人翻看他的书橱可以作些印证。

第3章 34

看来这块猪肉还真是法力神奇，大半年过去了，周越的运道就像中央台常传出来的那句话一样——经济运行总体趋势良好，稳中有升。



第4章 50

这段时间，万鹏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判罚了四十大板的犯人，被人剥了裤子在长凳上趴了半天，可这高高举在衙役手中的板子却总是落不下来。

第5章 71

林子茵各种场合经历得很多，有权有势的人见识得一筐一筐的，她觉得自己对男人看得很透。

第6章 87

上次约会后，周越对两人下一步的发展隐隐约约有了点底。

第7章

105

所以爱情并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基础，任何人都可能走到一起，缘分一说只是一种粉饰而已。

第8章

123

但他身上有一种古时君子的习气，在女人方面尤其如此，有些固执的原则，所以这种隐约的好感始终没有机会进一步孵化。

第9章

140

难道只能用末日审判的方式，才能中止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灾难，才能把善良者带入天堂，把邪恶者打入地狱？

第10章

154

挂断手机后，周越沉思了一会，他觉得对这件事情有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11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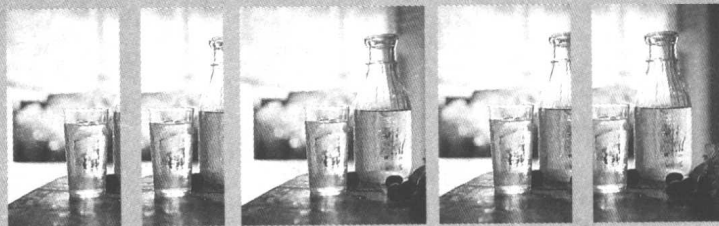
171

从最初的迷乱中清醒过来，王刚才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恒态的、形而上学的、不逾矩的感情。

第12章

186

男人都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女人对自己的丈夫来说，婚后的身份是亦妻亦母的。



第 13 章

200

即便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告诉肖楠真相，但只要自己赶回去了，就是最好的致歉方式。

第 14 章

213

床头柜上奶奶的照片还摆在那里，好像在她的目光里也有了焦急和担忧。

第 15 章

226

周越发现最近有很多事情总是跟他的感觉别着走，好像早上出门时还看着晴空万里，出了门后就丝丝拉拉地云遮风起了。

第 16 章

239

肖楠不由坐在了卫生间的瓷砖地板上，她几乎可以肯定，在最近几天的时间里，有一个女孩在周越的卫生间里洗过澡。

第 17 章

253

在电话旁边铺着一张白纸，很晃眼，上面放着一个大概是肖楠留下的发卡。现在时间还早，不知道她今天忙不忙。

第 18 章

267

她把头用力地埋在周越的胸前，像是一个绝望的孩子，失声痛哭起来。

第 19 章

280

看着肖楠那一刻茕茕子立的哀恸，周越身上所有的怜悯都被唤醒了。他忽然想到，不如就结婚吧。

第 20 章

294

周越开着车，心情竟出奇地平静。他放下车窗，让窗外的这个有光的世界熙熙攘攘起来。



第1章

黄昏的时候，南方的海滨城市在舒缓的秋风中有一种特殊的清亮。这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黄昏，刚才还淤积在城市中的那些夏季的余热仿佛是海滩边搁浅的藻类，潮水轻轻一扑，便席卷而去。这是这个城市最迷人的时刻之一了。

周越坐在十七楼的办公室里，透过落地窗看着黄昏在鳞次栉比的楼群中交错着巨大的身影，不禁有一阵小小的神驰。

周越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被一个电话缠住了，是慈善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因为他们公司前不久参加了一次为孤寡老人募捐的活动，所以这次专程打电话来致谢，并给他交代了一下这批善款的使用情况。

对方极尽周至客气，一会问一句“不耽误您的时间吧，周总”。周越心想，倒是有些耽误，但嘴里又只好“没事没事”地客气，就这样耽误了将近二十分钟时间。

周越把车从地下车库里开出来的时候想，晚上的饭局可能要迟到了。

这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寻常的下班高峰，寻常的堵车。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好像患了红眼病似的，通红地瞪着。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亭上竖了一面广告牌，上面列举了这个城市曾经倡导的市民规范，因为年代久远加上风吹日晒，所以颜色显得有些斑驳模糊，隐约可以看到其中的一条：不随随便便溺。刚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周越还在市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工作，提案的原文是：不随地大小便。当周越第一次接触到这份由政协委员提交的行为规范后，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让周越想起大学的时候，球场器材仓库墙壁上用红漆涂写的一排血淋淋的大字：此处小便者是猪。后来不知道是谁用黑笔在前面加了两个字，于是这

句口号变成了：不在此处小便者是猪。再后来这面颇具思辨意义的墙变成了一个表达爱慕的地方，先是有人写了一行字：外语系的彭笙我可以拥抱你么——彭笙是那时的一个著名的美女。有人替彭笙回答：可以，报上名来。于是一夜之间，整面墙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据说美女彭笙在某个黄昏的时候，戴着墨镜亲自来到了这面写满英名的墙前凭吊了一番，唏嘘不已。

后来，这个政协委员的提议被通过了，于是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这句短小的口号——美中不足的是“大小便”被修改成了“便溺”。

这点让周越非常不以为然，标语就得平民化，就得琅琅上口，“便溺”这词无论是在发音上还是在语感上都比“大小便”差了许多。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对这种自以为有学问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这个著名的批评被收进了他的演讲稿《反对党八股》。

有一次周越乘车去中原的一个城市，看到路边有标语称：“遇到车匪路霸，打死有功！”周越看到以后觉得非常振奋，完全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对于车匪路霸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坚决镇压的决心。如果把这句话改成：“鼓励公民在遇到车匪路霸时见义勇为”，固然在法律意义上严谨了许多，可威慑力和煽动性就差老鼻子了，缺乏中国特色。

好在这个口号提的时间也不长，估计是全市人民都认为，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化的今天，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城市，总把大小便的事情挂在嘴边的确有些不雅，毕竟走在街上的海外宾朋越来越多了。

虽然已是仲秋天气，汽车里不开空调还是显得有点闷热。城区禁止鸣号已经好几年了，还是有一两个耐不住性子的人按了喇叭。烟头和浓痰是这个城市的新贵们最近养成的两个毛病，在塞车的时候尤其明显。路口的交警们一边警惕地制止那些不守规则的行人和自行车，一边对那些用屁股喘气的华丽的钢铁长龙丢去哀怨的一瞥。

收音机里一对贫不拉唧的主持人，先是给大家讲述了一些演艺界的八卦新

闻，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性病广告，看来前几年大家集体补肾补出了问题。一位年轻姑娘在广播里拿腔拿调地嗲声道：“要性（幸）福，不要性病。”声音非常低俗，周越忍不住笑了起来。

六点的时候，王刚来电话催了，“怎么还没到啊？”

“堵车。”周越说，“你们先把菜点起来，堵得厉害，什么时候到还没准呢。”

王刚问：“菜点什么标准啊？”

周越说：“人你看到了么？人要漂亮就上龙虾，要是柴火妞的话就对付点萝卜青菜得了。”

王刚说：“人还没到呢。我媳妇那谱你还不了解？让你手持鲜花在门口迎驾呢。”

“你媳妇憋的什么坏啊？”周越说，“三天两头给我介绍对象。她也真不够讲究的了，你看那都是些什么货色啊，这些人白天都不让进市区吧！她就怎么那么恨我呢？又恶心我又让我破财。我可告诉你啊，再这样下去我可快破产了。你媳妇不是借着给我介绍对象改善生活吧？她要是真对我这么好的话，下次再有这事叫你媳妇请客得了。”

王刚“呵呵”笑着：“积点德吧，你那张嘴，抓紧点，这次可是个美女医生——兽医。你不是毛病多么？她都能治。”

王刚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小官僚，借着现任副市长岳父的力道，这些年顺风顺水的，去年还被派到市属某集团公司任副总挂职锻炼。三十刚出头的年龄，前途不可限量。

王刚来自江西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一家中学的教导主任。为了让儿子成才，其父称得上是呕心沥血，毕其生功力于一役。像一切农村的老人一样，他把能送儿子去北京上大学当成了人生的最高理想。王刚也争气，以县城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北京。

第一天报到时，父子俩穿着同样款式的崭新的中山装来到寝室，把正躺在床上的周越吓了一跳。这爷俩隔世的装扮和谦恭的笑容也是如出一辙，王刚的

爸爸见了周越就递烟，满口的客套话，周越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弄得比他们爷俩还不好意思。没说上几句话，王刚的爸爸就开始把王刚托付给周越，其郑重与信任让周越觉得有点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感觉。

王刚上了大学之后，其父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被查出患有很多慢性疾病，因此王刚的大学生活一直很窘迫。王刚继承了乃父的坚韧和谦虚，但他并没有因为出身偏远而畏缩，从入校起成绩就一直是全优的。刚入校时，王刚一口江西地方话，舌头硬得周越恨不得用火筷子给他烫烫卷。这个现象到大学毕业了也没有什么改观，最后周越也失去了改造他的信心。

周越对王刚说：“也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说方言的，看来你的仕途也可限量。不过你们江西话比起四川话和湖南话还是差了一点，像裹了小脚的老太太一样，有点撩不开步的感觉。”

而王刚从进大学开始就崇拜周越。周越虽然在学业和政治表现上比较后进，但他觉得周越身上有一股乱世行春秋事的侠义作风，把一切高尚东西庸俗化的玩世不恭劲几乎颠覆了王刚的世界观。

作为一个家境不坏的北京孩子，周越在用钱方面也是大方得惊人。而周越确实也没有辜负王刚父亲的托付，在王刚困难的时候，周越总能通过一种得体的方法去帮助王刚。

大一下半学期的时候，周越就跟王刚合了伙，饭票菜票基本上都是周越去买，王刚的分工是排队打饭。有一年过春节，王刚想回家但又心疼路费，就推说想利用寒假补补功课。刚开始周越没在意，还邀请王刚一起吃年夜饭，后来一琢磨不对，王刚门门功课优秀还需要补哪门子的课？肯定是怕花钱！

于是放假前，周越替王刚订了回家的车票，然后又硬塞给王刚二百元钱，告诉他自己最近手气奇顺，打麻将老是清一色杠上开花，这不义之财得大家匀着花，否则要出事。王刚知道周越不好赌，只是想出这么个借口帮帮自己，眼窝里热得要出水。

临上火车前周越又从家里拎了一堆北京的土特产和补品嘱咐王刚带给他爸

爸，这个时候王刚终于控制不住，眼泪哗哗直流。周越看着心里也难受，硬把王刚推上了火车。他们两个的深厚友谊从此结下。

王刚虽然和周越关系笃厚，但并没有妨碍他偷着摸着进步。大学毕业前，王刚入了党，这下招来周越一通暴损，王刚羞愧地觉得从此再无颜面和周越相处。但后来有一次，周越醉醺醺地搂着王刚的肩膀说：“你呀，别在意别人怎么说，你将来一定比我们都有出息。我这个人，就是爽快爽快嘴，成不了什么大事情，你只要这么夹着尾巴昧着良心继续钻营下去，将来至少能弄个部长干干。”大学毕业后，留京指标的竞争极其激烈，几个去中直机关的名额还不够照顾关系户。王刚心灰意冷，动了回家乡的念头，周越劝住了他。正好那时几个开放港口要人，周越的父母在他毕业的那年也到美国帮他哥哥周齐带孩子去了，周越似乎也厌倦了在北京的生活，于是他们两个双双来到这个滨海城市，同时进了市直机关。

还真应了周越的那句话，王刚工作十年，蚂蚁搬家似的一步也不肯落空，集腋成裘般地进步。而周越，延续着大学里的二五劲：领导布置好的事情，到他那儿就有别扭；领导讲完了话，他总要修正补充两点。长期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没两年他就从机关被“充实”到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小公司倒闭后又换了一家公司继续倒闭。

最后他又被调去一家外贸公司，该公司是正在重组的市属企业国悦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原先内定的一个总经理因为惧怕海里的风险，迟迟不肯离开机关就职。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周越临时被任命为代总经理。好在周越的运气不错，加上国运昌盛，几番闪转腾挪后，公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了。周越偏安一隅，占山为王，而王刚这些年来的吃请和招待的费用凡是不好报销的统统由周越来买单，他们之间的狼狈关系就更加紧密了。

王刚在市府办公厅时天天早来晚走，恨不得把机关所有的水壶都给灌满了，走廊里的地板也拖得像猪油涂过一般，不仅领导看着顺眼，就是机关的驾驶员和门房大爷们看到他也跟看到亲人一样，因此深得方主任的器重。

方主任退下来之前，张罗着把王刚介绍给了市政府莫秘书长的女儿莫芸芸。莫芸芸是莫秘书长的镇宅女儿，上有两个哥哥，独得老父的宠爱，家里的事情可以做一大半主。莫芸芸长得倒不难看，就是态度清高得像一头长颈鹿，不搬个梯子是不容易瞻仰到她的表情的。

最初莫芸芸哪里看得上王刚。王刚到他们家的时候，莫芸芸对王刚根本提不起兴趣，哼一声后就躲进房里不再出来，甩下王刚和方主任在客厅里不尴不尬地陪莫秘书长聊天。他俩的姻缘，前后折腾了四五年，用王刚夸张的话说，比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还累。

累归累，最后他们还是结了婚，一年后又生了个男娃，于是皆大欢喜。其间莫秘书长也做上了副市长。莫芸芸嫁了王刚之后，师承了其父的政治韬略，对王刚是严字当头、铁的纪律，平时对他管束甚紧，业余社交活动她大都要同进同出。

可惟独周越不买她的账，常常把王刚从莫芸芸的身边拽走，说：“有你这样的媳妇么？看老公像看贼似的，还不回去带孩子。王刚交给我坏不了，我的未来也指着这小官僚呢。”还对王刚说：“你媳妇真不得了，你也就是生在盛世，要在乱世，她努把力就能把你培养成蒋总统第二了。”

莫芸芸心里有火可又没法发，她对王刚和周越的关系始终弄不明白。连对自己德高望重的爸爸，王刚好像也有些阳奉阴违的迹象，可一旦和周越在一起，王刚就满脸跑眉毛，心里的快乐像是开锅的水——盖都盖不住。她怎么看也看不出周越身上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为这个事情莫芸芸没少在王刚面前嘀嘀咕咕，王刚也不解释。而且让她更为窝火的是，周越并不像她所习惯的身边的那些朋友，因为老莫而对她衍生出了许多尊重和小心，而是动辄就用话戳她，根本不把她莫大小姐放在眼里。近来情势尤其不对，王刚下放锻炼的这些日子来，晚上在外面的日子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晚，而且经常是酒气冲天的。被审问急了，他就说：“你不信，就给周越打电话，他跟我在一起。”

莫芸芸自然不会给周越打电话，这点大体她还是识的，但这个事情引起了她的重视，她决定要想个办法去介入和改变这种现象。以莫家嫡传的机智，她想到了给周越做媒这个方法。她想这件事情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打着关心周越的幌子，王刚不会有什么意见，她可以借机观察一下这两个家伙最近的动向；第二，万一媒做成了，这王刚和周越的事就好控制了，周越有人缠住，也省得老来骚扰王刚。

莫芸芸把自己的想法对王刚说了，话还没说完，王刚就嗤之以鼻：“你少操心吧，周越的眼睛是长在脑门上的，他等着七仙女下凡呢。就你身边这些土妞，都没戏。”

莫芸芸没想到王刚会是这种态度，气不打一处来，义正词严地指责王刚道：“你们这还叫朋友啊，就知道在一起吃喝玩乐，不干正事。周越也三十几岁的人了，他不能一辈子都这么混下去吧？不就是一个小破经理么，有什么好牛的。再说了，周越在这儿没亲没故的，你这做好朋友的是不是该尽点义务？我有时候真看不懂你，你是不是很向往他那种生活啊？过腻了你就明说么，我不会拦着你的。”

王刚看莫芸芸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没边了，连忙拦住，“好好好，就依你，你想给他介绍谁啊？”

这把莫芸芸给问住了，说：“我还没想好呢。”

“那你慢慢想。”王刚说，“以我的意思啊，给他介绍一个貌若天仙但心如蛇蝎的，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他那点坏。”

批评完王刚后，芸芸的确犯了愁。是啊，介绍谁呢？自己的同学朋友绝大部分都为人妻为人母了，单位的同事小姑娘也鲜有看得上的。

莫芸芸几乎打遍了自己所有朋友同学的手机求援，几天后拼凑了一些人。莫芸芸和王刚商量了一下，给周越选了一个身世不错的银行韩小姐。这姑娘各方面条件都不错，长得也还过得去，就是年龄有一点偏大，二十八岁了。不过周越不也已经三十三岁了么？正好。